



短诗三首

海庭

一群

乞丐胡思乱想  
高层那群  
一群人

蛙声

多在雨后噪  
只一个声  
好听

文明

野蛮文明  
一线之间  
历史是什么

诗三首

梁友情

拍尽风光

——致 Alice

一部手机 拍尽风光  
独具慧眼 捕捉角度  
拍摄特写镜头

大自然景观 都是主题  
立姿摆款 邀你拍专辑  
艺术作品 知音伯乐共赏

咖啡店百态

咖啡店写剧本 演绎现场百态  
上流草根齐集 旧雨新知同桌  
暴发户挂名牌 老来娇赶时尚

七公赶报头条 八婆道说是非  
老人意外泄密 满桌春意盎然  
风扇招呼不到 满室谈笑风声

无题

莞尔

妳静静的站在河岸傍，  
凝望着潺潺流水。  
我坐在树桠上偷窥妳，  
是什么——

让妳的嘴角微微上翘着？  
让妳的双颊酥红？  
我失神的注视着妳，  
妳却浑然无知！

病患者

狼爵

你一直不提这三个字  
佯称我是正常人  
刚刚入院  
其实自己早知道好几年  
一开始不说  
后来也不问  
毕竟你是登记者  
天天以为我是初来的乍到春光  
实际上  
我们都在欺瞒对方  
天天上演重複的细节  
三餐问候  
早晚关怀  
虽然我说不出口  
但是眼睛会眨动  
虽然你说得不清不楚  
可是我喜欢听  
毫不厌烦的听下去  
除了你  
这特护房内  
只有你的声音在呢喃迴響  
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从前也不认识  
以后也不知道  
毕竟只是相邻的一张床  
隔着一米  
却没有间距的  
紧密依靠著彼此的呼吸  
频频交流著  
一种濒临崩溃的精神  
死亡似幻疑真于午夜徘徊  
其实  
我们现在都很正常  
只是以前才不正常的生活  
一直是  
所以别再提那三个字

百年之约

罗米欧

娘家也不例外。疫情高涨，死亡人数不断攀升。瞩目惊人的事曾出不穷。看到“南洋商报”独家报道~询问度10年来最高疫情掀立遗嘱风。我可不是个大富豪，份属小康之家。细读下发现有必要为自己爱的家人下个保障。

5月29日我也赶在打疫苗开放给本外地公众截止日前施打。以后需要上线预约，需下载程序基本不难预约，顺日期为人民服务。8月8日应着发现本土新冠确诊人士。管制措施再次收紧两週，为降低感染风险，卫生部将加强控制措施通过电视，电

台和报纸告知汶莱公众。8月9日今天第二次请假去施打疫苗，禁止堂食令下出入準外带，我起早为家人购买早餐，8点半到九点半完成接种直接回家休息。

汶莱新冠情文莱卫生部控制得当，天天通报有无新增新冠病毒确诊和当天出入累计确诊人数。国民信任政府配合无间，故没有外国般太过严峻管制，人民起居生活无太大差异，心生感激。

与风絮语

杨镇声

一向是香港和台湾的出版，九零年代才有中国各种书展冲击市场，但是到今天为止，只有马华女作家黎紫书的著作可以

和港台作品同排并列，而且都是在最顶上那一排，很少能在东南亚区域找到旧作！这证明文学也可以普罗大众的流行起

来，只有融入民间，才能吸取资源，活下来的文字才足以量产影响生活的精神读物！

《蕉风》是文化路上的清流，洗涤无数马来西亚华人和学子心路历程，所以现在还能存活在大家的记忆裡~甚至将来~

中秋

小南门

蝉鸣高歌  
我心血来潮  
拉个二胡解秋闷  
把门打开  
胡声啊！穿过了村里人家  
可家家户户都关上门  
胡声啊！穿过了种田人家  
水牛惊慌赶紧躲在池里  
胡声啊！穿越了林梢那头  
林中鸟儿突然哑麻无声  
于是我把门关上  
再拉一首家家户晓的  
月亮代表我的心  
外头突然一片漆黑  
村长哭丧气急败脸叩门  
跪着求饶说“你别再拉了  
月亮都快打烊啦”。  
街上提灯笼的人都跑光了  
再拉 村里的小孩要收惊了  
于是  
我只好把二胡送给村长  
我把门打开透透气  
当晚月色好美 噢！好美  
中秋啊中秋  
一时兴起  
何不高歌一曲当对月  
我提气收腹丹田  
裤子差点掉落  
张大口嗓门一唱 嘿嘿嗨嗨哟哟呵呵的  
模仿国家一级男高音  
一首瀾度山歌惊动了十里方圆  
遥远又遥远的穿透在人间。  
隔天一大早  
村长又来敲门  
送盒月饼给我  
苦苦哀求道  
你莫再唱啦  
咱村口城皇庙里的范大爷和谢二爷连夜溜啦  
你再唱下去  
天后妈祖也移民啦  
村长走了  
我在迷惑他们为啥不欣赏我的二胡 我的瀾度山歌  
我把月饼切成两半  
吃了一半  
另一半留着明年中秋送人。

听雪

张宁

(一)

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闭著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朔风凛冽，白雪飘飞。温城的冬天很冷，緬省大学裡，理科学院那一小间咖啡室内的暖气很舒服得让人不得离开。记得第一次在那裡面喝咖啡，那味道特好，喝咖啡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吧！

“对不起，不好意思，我在74.120的电脑课程见过你，这一个礼拜的功课很难，我不会做，可不可以请你帮忙一下？”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金陵。他披著厚重的冬衣，头髮乱成一团，眼镜片上的雪还在融化，大概刚从巴士下来，要到电脑室赶功课，在这必不经的咖啡室不期而遇。

金陵后来告诉我，他一个人从菲律宾移居到加拿大，在緬省温城住下。

年纪已近四十，在铁路局工作了多年，来大学报读电脑课程，想为自己增值。我们颇谈得来的。我到过他的公寓做客，他做了一道油炸肉，他说那是他母亲的拿手好菜，很想念。我一直没问他移居的真正原因。跟他天南地北的聊，谈话中他对留学生有些埋怨，认为他们唸完了书就留下来工作生活，让他这样的人机会少很多。我在想，你也不为了更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而移居吗？我记得在报上看到加拿大政府的报导，每年留加学生引进的外汇是上亿的，但没对他说出来。我想我的对手应该很自己，不是别人。与人攀比而苦恼，不如不断超越自己。

完成电脑入门学科，他决定不再读下去，他说自己不是读书的料。我邀请他去教会，让他认识一些人，扩大他的生活圈子。我毕业离开后就跟他失联了。我断断续续听闻他的消息，他跟一名来自

故乡的女子结了婚。此后我再也没听见他的消息。屈指算来，如果还在，他应该是七十岁左右的人了。我试过不同管道要找他，但都不得要领，他彷彿从世上消失。不知道他是否曾在冬雪中想起一个来自汶莱的朋友？

(二)

我慢慢地听，雪落下，其实无声无息

多年以前的多伦多，一个冬天的週末，不必上课，一早起来，从十四楼的单位望出去，窗外漫天飞雪，白茫茫一片，天地寂寥，出奇的安静。突然福至心灵，穿了球鞋，披上运动外套，我就下楼去在公寓附近跑步。不知道是疯了，还是看了ROCKY史泰龙在冬天锻鍊身体的那一幕，以为那是很酷的事。在摄氏零下25度中慢跑不到5分钟，大量冰冷的空气入肺，登时感到胸口无比剧痛，呼吸困难，回到住的地方，在床上躺了三天，差点没患上肺炎！原来，电影的情节与现实还

